

温情疗愈
儿童小说系列

倾听拔节的声音



王芳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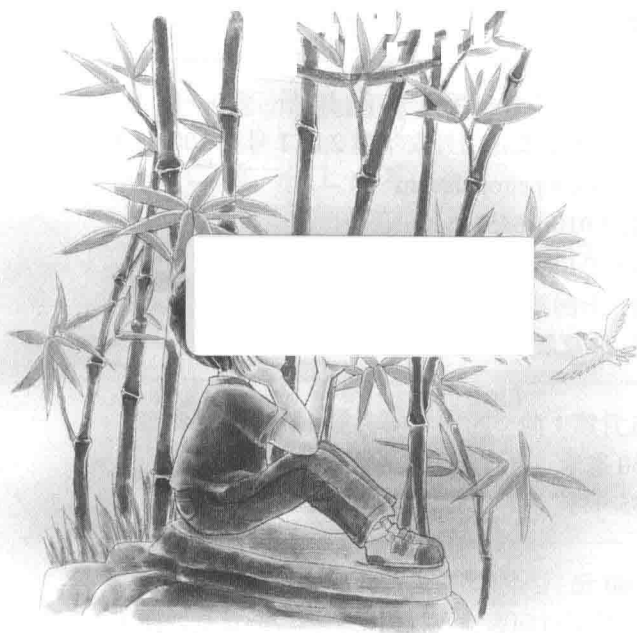
拔节的声音，是生命成长的呐喊和咏唱，只有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温润的春雨里，才能听到这动人的旋律，恰似从恐惧、颓废和自卑中走出来的脚步声……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温情疗愈
儿童小说系列

王芳◎著

倾听拔节的声音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听拔节的声音 / 王芳著. — 北京: 石油工业出版社, 2018.6

(温情疗愈儿童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183-2542-9

I. ①倾 ... II. ①王 ...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9279 号

倾听拔节的声音

王芳 著

出版发行: 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
网 址: www.petropub.com

编辑部: (010) 64523610

图书营销中心: (010) 64523731 64523633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开本: 1/32 印张: 7.875

字数: 135 千字

定价: 25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第一章 诗歌的舞台 001

第二章 水上世界 031

第三章 我不愿做旁听生 047

第四章 失语的日子 065

第五章 亲亲的老师 083

第六章 意外的惊喜 097

第七章 伤 痛 119

第八章 终于开口了 135

第九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157

第十章 和亲人在一起 183

第十一章 爱，就要爱得深沉 197

第十二章 一切都会好的 233

后 记 245





第一章 诗歌的舞台

1

庆丰小学庆“六一”文艺会演正在进行。

操场上，坐满了学生和家長。于是，一张张笑脸绽放成一朵朵鲜花，映照得太阳七彩斑斓，进而斑斓了整个世界。

舞台上，一个穿着公主裙的女孩，正在表演《种太阳》。

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

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



播种一颗一颗就够了
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
一颗送给送给南极
一颗送给送给北冰洋
一颗挂在挂在冬天
一颗挂在晚上，挂在晚上
.....

随着优美的旋律，那女孩翩翩起舞，就像一个小精灵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台下，学生、老师和家长，随着旋律拍着巴掌，身体左右晃动着，甚至还有意无意地伴唱，那气氛、那场面、那心情，就像天空那般晴朗，像太阳一样灿烂。

此时，我就站在舞台旁边。

我穿着蓝色半腿裤子、白色衬衫，胸前佩戴着红领巾。我表情严肃，嘴角紧绷，不时搓着一双小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女孩，心里始终回响着一句话：我是一棵树……

这是我的诗歌《倾听拔节的声音》里的一句话。

我反复默念着这句话，仿佛自己变成了一棵树，一棵奋力向上伸展，意欲头顶蓝天手抚白云的树，清风掀动着我的衣襟，思绪随着清风飞翔。我微微仰头遥望辽远的天空。

一片乌云飘浮而来，犹如一双罪恶的手，慢慢捂住太阳的脸，蓝天慢慢地退去，阳光慢慢地退去，一丝冷风吹过我的心头。

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个角落
都会变得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

女孩儿的歌声，在明快的乐曲中结束了。而我，双手不断地颤抖，嘴唇不断地颤抖，甚至浑身都不停地颤抖。也就是说，我的每个细胞都在颤抖。

我从未上过舞台，更未在大庭广众之下朗诵过诗歌。我的诗歌，只是写给自己或爸爸的。

这次“六一”会演，我所在的五年级一班，原定只出一个节目——儿童歌舞《种太阳》，表演者是文娱委员吴佳佳，她是一个公主般的女孩儿，小精灵一样的女生。而我，只是一个笨拙、内向、胆怯的孩子。



我不敢在人前说话，也不敢在课堂回答问题，更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节目。可是，学校非得增加一个诗朗诵，并指定我朗诵自己的诗。

这是昨天放学前的事儿。

班主任林老师说：“诺一，明天将有一位著名诗人参加会演，校长临时决定，让你上台朗诵一首诗。”

我被这个消息击晕了。

怎么是我？我感到天旋地转，身体打起了摆子，我颤抖着嘴唇说：“林老师，我……我不敢。”

林老师皱了皱眉头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什么不敢？你一定要成功，因为这是校长的期望。记住，就朗诵你期中考试写的那首《倾听拔节的声音》。”

我的身体抖动一下，为什么是这首诗？

期中考试，我的语文是全班倒数第一，我把以成长为主题的作文，写成了一首诗歌，结果说是跑题了。

林老师说诗歌不是作文，她在试卷上画了一个大大的“叉”，上面写了两个朱红的大字：跑题。这两个字的旁边，是一个线条流畅的圆圈。这个圆圈，就像一张血盆大口，吞噬了我的作文分。

一道作文题，我就丢了四十分。当我把五十四分的试卷交给妈妈时，妈妈就疾风暴雨般地骂道：“丢人现眼！和你爸一个样，我算白养活你了，下次你再给我丢脸，我就饿你三天。”

我抱着试卷痛哭。

我知道，我笨得不可救药了，我只能给妈妈丢脸。

妈妈把试卷抢过去，她看到了《倾听拔节的声音》，看到了红红的大叉和圆圆的圈。妈妈使劲儿抖动着卷子，脸色气得煞白：“你啥都没学会，却学会了你爸的穷酸。这破诗歌，是能吃能穿，还是能上大学啊？”

这是妈妈的愤怒，是妈妈对诗的愤怒，是妈妈对爸爸的愤怒。

爸爸把对诗歌的痴迷，顺理成章地遗传给了我。

三岁时，爸爸带我去小菜园摘黄瓜，我奶声奶气地脱口而出一首小诗：

蜜蜂的家是花蕊

蝴蝶的家是清风

燕子的家是蓝天



雨滴的家是白云

当时，爸爸激动坏了。他一下把我搂进怀里，眼神比露珠都亮，说：“我的好儿子，你会作诗了。你还这么小，真是一个天才啊。”

之后，爸爸把三岁的我送进托儿所，并亲自教我识字、写字，引导我吟诗，指导我写诗，监督我读诗。席勒、狄金森、叶芝、普希金、拜伦、泰戈尔、徐志摩、汪国真、海子、顾城、北岛……那些伟大的诗人，那些传世的诗句，都被爸爸种进我的心里。

在我心底，世间万物都是星星一样的诗句。

我喜欢读诗，也喜欢写诗。诗歌让我的灵魂鲜活，让我找到了心灵归宿。

可是，自上次考试后，我不敢让人看我的诗。我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诗歌成了我的代言人，它发出的是我的心声。

林老师竟然让我朗诵《倾听拔节的声音》。她哪里知道，这首诗带给我的痛苦和哀伤，就像一把刀子戳着我的心。

我用力摇头：“林老师，我不会，不……我读不好。”

林老师的手落在我的肩上，那是一只带着温度的手，

暖流一瞬间涌遍我的全身。小时候，妈妈也喜欢抚摸我，那是妈妈的味道，也是爱的味道。

后来，妈妈的爱不见了，我整日面对妈妈的谩骂和指责。是爸爸离开那天？对，就是爸爸离开那天，他带走了妈妈的慈爱，也带走了家的温暖。

2

我五岁那年的夏天，爸爸还是一名代课教师。他喜欢自己的工作，也喜欢诗歌。他说孩子是童话里的天使，老师就是童话王国的国王。国王要给天使营造快乐的世界，在快乐中让天使学会飞翔。

我家不富裕，但有学生、有诗歌、有我，爸爸就快乐。

爸爸带着我，走在田野上，走在河流边，或仰望明月，或观察星空，他都会喃喃自语：“有诗歌、儿子和学生，夫复何求啊。”



可是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、快乐的追求，却被一个意外葬送了。

爸爸被解除了代课教师职务。

那天，爸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五岁的我，还不知道爸爸的苦恼，更不懂什么是安慰。我只是坐在窗台上，看燕子在空中翩飞，看蜻蜓在空中舞蹈。

爸爸走到我身边，用下颏顶住我的头，我闻到了烟草的味儿，也听到了爸爸的叹息。

“诺一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的未来在哪儿？”爸爸沙哑地说。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虽然爸爸培育了我的一颗诗心，但我无法成为爸爸的知己，无法走进他的心灵世界——我实在是太小了。

晚上，妈妈和爸爸发生了争执。

爸爸想做一个专业诗人，妈妈希望爸爸去打工。就为这个，他们争来争去，无休无止。

妈妈说：“男人就该养家，那诗能当饭吃？”

爸爸说：“诗歌不能当饭吃，却能塑造高贵的灵魂。”

妈妈说：“你不挣钱养家，这个家怎么办？我和诺一怎

么办？”

爸爸说：“我可以赚稿费。”

妈妈说：“你照照镜子吧，就你写的破诗歌，还能赚到稿费？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”

爸爸摔门而去，我窝在沙发上哭泣。

第二天，爸爸就窝在家里写诗，他一首一首地写，一组一组地写，每天陪伴他的，除了诗歌、烟卷、阳光，就是我了。

爸爸写诗，我在地上玩——叠飞机，叠轮船，叠青蛙，叠鸽子，叠飞鹤……爸爸教我的还真不少。我累了，就趴在桌边，看爸爸写诗。

开始时，我一跑到爸爸身边，他就会停下来，指着电脑给我读诗。有时他读我听，有时他读一句，我也读一句。

慢慢地，爸爸迟钝了，即使我跑过来，他仅仅瞟我一眼，就把目光移到电脑上，继续写他的诗歌。

爸爸一组一组地投稿，却始终杳无音信。

爸爸一天天瘦下来，他有时会咳嗽不止。爸爸脸上落满了霜雪，阳光从此遁入乌云里。

我越来越不安了。



爸爸当老师时，就坚持写诗，他喜欢吟诵，也喜欢静思，还喜欢背着我，走进田野，走上堤坝，走向草原。

爸爸告诉我，自然是诗的根——花草树木，日月星辰，鸟兽蛙虫，山川河流，戈壁大漠，都是天然的诗句。因此，诗人应该融进自然。走进自然，也就拥有了宽阔的世界。

我不懂爸爸的话，但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
妈妈不喜欢写诗的爸爸。

代课教师收入低，她就嘟嘟囔囔；诗歌纠缠着爸爸，她也吵吵嚷嚷；爸爸读书时，她更会叮叮当当。令妈妈最不能容忍的，是爸爸把诗心播进我的心里，她不但跟爸爸发火，也冲着我火冒三丈。

不过，爸爸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这让妈妈觉得心安一些。

每个月开支这一天，妈妈都会露出笑脸，这短暂的温馨时刻，在我家非常难得。除了代课教师的收入，偶尔会有稿费寄来，爸爸就用稿费买书，他读外国名著，我读儿童文学。就这，也会换来声声责备，但爸爸一如既往。

现在，爸爸想挣些稿费来维持艰难的日子。可是，一连半年，爸爸没有发表一首诗，也没赚回一分钱。

妈妈的脸阴沉沉的，不是摔抹布，就是敲锅沿，接着就是骂街。其实，骂的是爸爸，当然也包括我。爸爸的心情，像连绵的阴雨天，一点亮光都没有。

爸爸常常会把自己灌醉，惹来妈妈更多的责骂。

爸爸开始走出家门，有时去体验生活，有时去参加笔会。最初，只是一两天，接着是七八天，后来是十天半月。

爸爸频频外出，却依旧没有稿费。

妈妈说爸爸是窝囊废，爸爸说妈妈是泼妇，爸爸妈妈的战争不断升级，从遮遮掩掩的地下战争，到不分场合的荷枪实弹，就这么没完没了地焦灼着。

每一次战争，爸爸都是战败方。战败了，就逃走了。而且，逃离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

妈妈要上班，还要照顾我。平时，妈妈接送我去幼儿园。周末上班，就把我锁在家里。

我变得越来越孤僻。

我五岁生日那天，离家半年的爸爸，终于风尘仆仆地带着海子的《海子的诗》、顾城的《顾城诗全编》、北岛的《北岛诗歌集》、徐志摩的《猛虎集》、戴望舒的《望舒草》回来了。而且，爸爸陪着我，在草原上采野花，在田埂上



听蛙鸣，在星空下望星星。

整整一天，我和爸爸寸步不离。

爸爸瘦了很多，趴在他的背上，胸口硌得生疼，我却舍不得下来。我享受这种感觉，享受爸爸给予的爱。

夜幕降临，星星调皮地眨着眼睛。

爸爸把我揽在怀里，说：“诺一，一定要坚持读诗，坚持写诗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，无论生活多么艰辛，有了诗歌的光芒，你的内心就充满希望。”

我轻轻点了点头。

爸爸又说：“诺一，你听，‘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，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，都习惯光明。’‘有些灯火是孤独的，在夜里什么也不说……’这诗句多好啊，每一行诗句都是一盏灯，能照亮所有的黑暗，每一行诗句都是一膛炉火，能温暖所有孤独的灵魂。”

“嗯。”我回答。

爸爸还说：“诺一，爸爸已把诗心栽进你的心里，无论爸爸在哪儿，有它陪伴，你都不孤单。”

“嗯。”我继续回答。

爸爸继续说：“诺一，照顾好自己，快快长大，成为一